

新 北 市 籌 設 森 林 小 學 期 前 教 學 實 驗 教 育 機 構

一、理念介紹、課程特色

1991年2月，森林小學在台灣創辦，當時媒體形容，是一響春雷，時令符合，精神上，也是。關於教育的各種想像，含苞吐蕊。

當時，有一種想像是「森林小學的孩子，只要在森林裡跑來跑去就好，不用上課，所以，也不需要教室」。說的是，玩，就可以了，童年，開心就足夠了，至於上課，能免則免。

真是這樣？！人們想像不到的「實情」是，打從創辦的第一天開始，森小的孩子，都是要上課的，而且，是照表操課。

不是要拆掉學習加諸在孩子身上的桎梏？怎麼，森小還是照表操課？

回答這一問，要回到關於兒童心智的理解：人，是愛學習的，甚至，是渴望學習的；反過來說，對於「不會」或「無知」，人，是存在著焦慮的。

理想的教育，讓人免於無知的恐懼。

意思是，讓孩子們開心，我們舉雙手同意。不過，孩子的開心，不是逃學式的開心（遠離教室），而是，能學得開心（特別是在教室裡能學得開心）。

因此，森小不是人們誤以為的反對學習，而是反對那種把孩子的胃口打壞、讓孩子誤以為學習很無聊而排斥學習的，那種學習。也就是說，森小所反對的，是把人和知識疏離開來的那種反智的學習方式。簡單說，森小教學是反反智。

因此，打從創辦初始，森小教師群就討論過了，「好玩」有兩種：一種，較表層的；另一種，關乎人內在的思維與感受，是深層涉及啟發人的心智的。森小並不捨這求那，兩者可以並存。不過，關於課堂上的學習，教師群一直以來追求的，是第二種的好好玩的愛智。

不是從遊戲中學習，不是好玩的學習，不只是由玩中學習。玩，是心態、體驗、投入，是對知識的推敲、對未知／未解的發現的玩心。

🍃 傳統上對立的概念（玩；學習），真的可以無違和地放在一起？

好的教學，促成師生都感覺到「好好玩」，這是森小教師群共同的心得，因而，教案研討、跨學科的教學討論，成爲森小教師群的日常。

這樣，學期復學期，森小的教師群討論這個、推究那個，有時，要召喚過往的不如意的經驗，有時，搜索枯腸，想不明白自己是如何學會的，而眼前的孩子，又是卡關在哪裡？我們常彼此詰問：孩子們可能有的那種最素樸的提問……

不只國語、數學、自然、人文，且美術、體育、戲劇……，課堂上師與生的對話，編織出一幅又一幅好景緻。這樣，到了 2022 年，我們遇到了哈佛「玩的教學法」。

🍃 「玩的教學法」呼應著森小的教學。

每二週一次跨海的線上討論，晨昏顛倒了幾個星期，我們整理出幾個當期教學內容，試著用「玩的教學法」爬梳……

PoP（Pedagogy of Play, 玩的教育學）研究員 Yvonne 恆常這麼追問教學：

看起來像什麼？感覺像什麼？

🍃 專屬於自己的「玩的學習指標」，真正的教學方法，充滿了玩的哲學

與台灣（森林小學、數學想想）互動前，PoP 團隊已在美國、南非、丹麥等幾個國家進行過（對象從幼稚園到高中），我們，就循章辦理就好了？

卻不是，森小及數想的老師們自己設想「自己的」玩的教學：

- 課前構思，預期這樣教符合自己覺得 playful 嗎？
- 然後實際教，記錄文字或影音，看小孩的反應；並直接問小孩內心感受。
- 在形成指標階段，老師已從教學沉澱下來，回到初始的設計，反思自己的想法。抽出哪些成份、哪些要素（marks）是玩的哲學。這個教案的厲害之處，是用「玩」這個概念去解釋它。
- 形成指標（indicators）時，先有自己的闡述，才去看別人的指標，和自己的有什麼異同。
- 共同參與討論的其他教師，對教學、記錄，及孩子的反應，也提出看法或解讀。
- 綜合教學的共同 marks，析理出專屬於人本的「玩的學習指標」。

這個工作方法學，承繼著森小 32 年來累積的：想玩、求變、從孩子的立場想。

所以，先不看別人、別處做的「玩的教學的模型」，而是各自做一個整理，然後，再看別人的。我們想，這就像「揭開謎底」，才會有 playful 的感覺。

一直以來，森小的教師團隊的心得是：真正的教學方法，充滿了玩的哲學，
是思想層面的，在腦袋裡可以轉來轉去地一直想的那種玩。

因為，「通過知識，人可以獲得解放」，這是心智的解放，是人能獲得的最大的自由，這個自由，才能帶來真正的開心。喜悅其間的，不只孩子，且有老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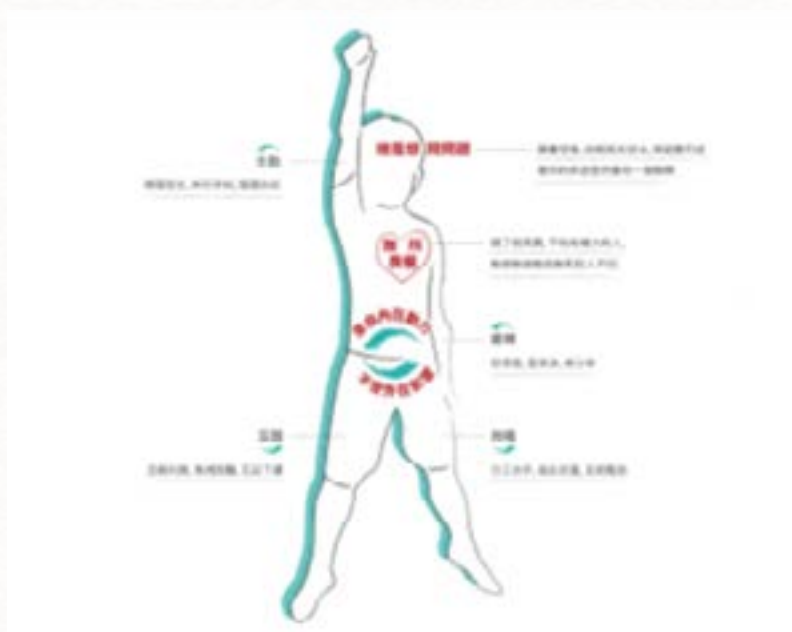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很開心，踽踽獨行在這個奧祕的人類心智的探索之徑，遇到了友伴。

謝謝與哈佛 PoP (Pedagogy of Play, 玩的教育學) 團隊的互動，提醒我們再多一點、更多一點，從孩子的感受出發。這個方向的探索，是森小創校的初衷，沒有止境。

(PoP, Pedagogy of Play 玩的教育學，是哈佛大學的零點教學計劃中的一個子計劃，

由 PoP 計劃總監 Ben 和研究員 Yvonne 為代表，與森小及人本數學想想國合作；

2022 年 8 月正式推出研討會；2023 年 5 月，且擴及於台灣其他與人本森小合作的一般小學及國中)



森林小學玩的學習指標：
2022.8/13~8/14；2023.5/20 玩的教育學工作坊
(照片來源：森林小學期前教學實驗教育機構)



二、學生表現：畢業饗宴—森小的畢業演出

從第 7 屆畢業生在畢業典禮上演出《卡門》起，森小的畢業演出，已不間斷延續了 25 年。演出形式，從 15 分鐘的「落地掃」，逐漸演化成超過一小時舞台上的正式演出。其間，還有兩年，除了校內演，也出校公演。

孩子們演得開心、親友觀眾們看得熱鬧，工作團隊就人仰馬翻了。從演什麼？到怎麼演？到備配好所有的服裝、道具，然後，幕起，幕落。其間的辛苦之情，真的，不足為外人道。但，你問工作團隊，來年繼續？每個人卻都點頭。

這一道畢業饗宴，森小的大人們，是廚師，也跑堂，跑點採買，還要收拾打掃。但，來年繼續？！

因為，我們也是食客，在少一點鹽、加一點醋的過程裡，品味了這一道宴席的美好。

用不同的方式展現自己，是重要的能力

校長朱朱回溯了這一段歷程：

「森小是 1990 年創辦的，一直到 1996 年才有畢業演出。當時的導師希望孩子們在畢業典禮當天演一齣戲，立刻獲得了大家的支持；對任何一個孩子來說，他能夠透過不同的方式展現自己，是很重要的一種能力。」

「多年來，畢業公演是森小教師群傾全力，共同合作的一件事。從編寫劇本到協助孩子演出，每位老師分擔不同的工作。一般來說，劇本都是畢業班導師決定的，但取材時，會有一種默契，盡量讓孩子們咀嚼比較深刻、美好、溫暖的素材。」

初期，幾乎都是修編現成的故事或劇本。2010、2011，連續兩年對外公演；「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地方」以及「A Person Is A Person No Matter How Small.」，史英教授編劇，演的是森小的教育現況。

「五年前的畢業班，畢業前，舉辦了一場台灣文學報告座談會。順勢的，公演就演那個時代的故事。接著幾年的劇本，除了拉到大時代背景，也有一個傾向，就是多談台灣史。」

「這個趨勢或許跟森小的旅遊教學有關，隨著每一個學期有一個星期在台灣各地深入地走動、接觸，老師們越發地覺得要讓孩子更多地認識台灣。事實上，儘管解嚴已經很久了，還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台灣的近代史。在森小，我們盡量提供機會讓孩子了解台灣的歷史。劇本中角色的生命樣貌、他們的選擇以及大時代的歷史背景，都會影響孩子看事情的角度。」，朱朱說。

雖然，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，把台灣史都說遍，但我們相信離開森小之後，只要有機會，孩子會持續地，以不同的方式更深入地了解台灣。

因此，畢業前，森小還是不斷地給孩子們文化刺激、給新的體驗，隨著劇情的需要增加舞蹈課、特別課。準備演出的這一段時間，對於畢業生，我們在意他、了解他、協助他，讓他最終可以獨當一面地展現自己。

📖 面對未知，人，可以再多一些理解，再從容應對

2020年，在疫情壓力下，我們還是琢磨著可以延續這個已然成爲森小傳統的畢業演出。畢業班導師小何說：

「舊曆年前，我和孩子們快樂地揮手道別，想著年假後，我們很快會再相見。當時完全沒想到全台灣開學日會推遲兩週，甚至直到今天，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孩子無法到學校上課！」

「我相信，對於畢業班來說，這學期是一輩子難忘的！到校過著每天早晚量體溫、消毒、隨時洗手、常戴口罩的生活，每個活動在舉辦前都暗示著『可能取消』，包括他們的畢業典禮。」

「老實說，我並不很確定這場『瘟疫』之下，孩子們內在的真實感覺，我看到的是，他們穩穩的學習、運動，一如以往的說說笑笑，跟隨著大人重新規畫的學期節奏，幾乎毫無異議的，默默努力完成特別早餐、文學報告、才藝大會、排戲、練舞……。」

孩子們嘴巴上總是說：「我們隨便啦！」但，小何知道孩子們的內心從來都不「隨便」，相反的，孩子們的自我期許相當高，無懼於考驗多麼艱難，只期待自己能有最好、最美的展現，這是屬於孩子的追求、韌性和執著。

當世界各地紛紛封城之際，森小應屆的七個孩子研讀各國經典文學，討論「人性」是甚麼、「惡」的本質是甚麼？文學報告當天，孩子們對「人性」的細緻分析和思考，讓爸媽都大呼精采。

那麼，畢業演出的題材？我們決定扣合世界局勢，呈現瘟疫之下的「人性」。

醫療科技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裡，孩子們，是生活在大環境的保護傘底下；但，這不意味著他們真的可以無視於傳染病的威脅，反而，也許，較之於大人，孩子內在未知的恐慌更大。

因此，關於瘟疫的演出，是要照顧孩子們的內在恐慌——關於病痛、死亡、未知的威脅感，人，可以再多一些理解？可以，再從容應對？

孩子的真誠的美

畢業生，也記錄下他們的心得：

「自古以來人類對疾病是恐懼的，現在醫療進步了，但面對武漢肺炎和 S A R S，人類還是無能為力。醫療在進步，病毒也在進化，這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戰爭，雙方會一直對抗下去。」

「爲什麼某些政府要『隱瞞疫情』？因爲他們怕人民知道真相會來質疑政府。假設人民甚麼都不知道，政府給他一個假消息，人民可能都會相信，這樣子的話，人民比較好控制，所以才要『隱瞞疫情』。」

「《瘟疫》這齣戲裡的人民根本沒有想過要面對這場瘟疫，他們只是想找到可以依賴的人，比方說聽到傳言，就深信不疑，沒有經過思考。兩個柯塔和妮可爸在社會上的位置雖然相差很大，可是他們兩個的本質卻是一樣的。他們都覺得有些人該死，一個是藉由瘟疫，另一個是藉由正義，都是用強大的力量來把自己的行爲合理化。他們覺得不守秩序的人不配活著。」

「這次的疫情讓很多人喪失了性命，也讓我們意識到『人』是多麼的脆弱，人可以製造火箭，可以製造武器，甚至把地球炸掉，但一個病毒就可以鬧得人心惶惶。我們努力的拯救每一個生命，那麼面對犯罪的人呢？面對和政府意見不同的人民呢？是不是也應該用愛來包容他們，讓大家擁抱著愛，且擁有愛的力量。」

六月，給畢業生的這最後一課，如校長朱朱說的，森小的工作團隊，再一次傾全力，和孩子們一起穿越細瑣繁雜，擷取人與自然奮鬥過程裡，那個從善、惡交織中脫穎而出的，最初、最動人、最核心的「愛」的元素。

帶著「愛」的元素，我們不只跳脫「瘟疫」的恐懼，還和往常一樣，穩穩的，送孩子離開森小，邁向他們的未知，卻充滿希望的未來。



2020.06 畢業演出《瘟疫》

2021.08 畢業演出
《時生》



2022.06 畢業演出
《仙境夢遊》



2023.06 畢業演出
《覺醒 2.9 Rebel Heart》



(照片來源：森林小學期前教學實驗教育機構)

三、與家長互動

每學期都開設 10 堂父母班課程，邀請全校家長於周間參與，課中家長提問森小的核心價值，如下：

關於森小教育的核心價值，我們可以說些什麼？

1. 父母和老師，必須有一個基本信念：每一個孩子都有他獨特的「可愛」，
 等待著被我們逐步發現，並謹記在心，永誌於懷。
2. 父母和老師，最基本的責任是：認真「理解」每一個小孩的「內在」——從他每個細微的表現，到他整個人的狀態去探索，不能只看「行爲」。
3. 教育最根本的原則是：應盡力協助或督促小孩，但不能強求或使用強迫的手段。
4. 針對現在的社會和文化，我們希望：
 - (1) 小孩對身處的世界有更高的理想，不必「適應」既有的一切；
 - (2) 小孩有改變環境的能力，不要變成某種「憤青」；
 - (3) 小孩有勇氣前行，也有勇氣止步，能夠思考，也能創造；
 - (4) 小孩兼具「俠骨」與「柔情」，既能批判，也能包容，包括對別人和對自己，並能身體力行。

5. 我們放在心裡的「校訓」：

- (1) 愛——愛人愛己
- (2) 尊重——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己
- (3) 誠實——誠實面對自己
- (4) 公義——關心人間的公理與正義

透過父母班，家長與學校之間可以有更多理念的交流、親子互動的調整，為落實人本教育從學校到家庭，且及於社會，打下紮實的基礎。